

道家文化研究

第九輯

陳鼓應 主編
香港道教學院 主辦



B223.01
2:2

95368

道家文化研究

第九輯

道家與道教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號

香港道教學院 主辦

陳鼓應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道家文化研究
第九輯
道家與道教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號
香港道教學院 主辦
陳鼓應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5.125 字數 348,000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0

ISBN 7-5325-2102-8

B·258 定價: 24.80 元

《道家文化研究》編委會

- 督辦 侯寶垣
- 統籌 羅智光
- 主編 陳鼓應
- 副主編 余敦康 許抗生 張智彥 成復旺
- 編輯部 張智彥(主任) 陳靜 王博
盧國龍 張廣保 馮國超 沈紅宇
- 編委 王葆玟 王德有 安樂哲(美國) 池田知久(日本)
牟鍾鑒 李定生 李養正 李錦全
李德永 李慶 余明光 金谷治(日本)
周立升 胡家聰 涂又光 莊萬壽(臺灣)
唐明邦 孫以楷 陳耀庭 陳麗桂(臺灣)
卿希泰 麥炳基(香港) 崔大華 張純(美國)
黃釗 馮達文 熊鐵基 錢耕森
蕭蓬父 蕭漢明 魏宗禹 魏啓鵬
羅熾
- (以上以姓氏筆劃為序)

責任編輯 達世平

主辦 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

香港聯絡處 香港九龍元州街 471 號昌華閣 1 樓香港道教學院辦公室
李永明

目 錄

道家與道教學術研討會紀要…………… (1)

道教的文化意義……………羅智光 (4)

道教的文化根柢……………陳 兵 (7)

簡述道教的倫理思想……………許抗生 (17)

論道教生命哲學……………李 剛 (24)

《太平經》的民衆政治思想……………張偉國 (41)

論《太平經》中的儒家思想……………龍 晦 (54)

道教的創立與佛教東傳無關……………李養正 (66)

六朝道教的終末論

——末世、陽九百六與劫運說……………李豐楙 (82)

隋唐孝道宗源……………王 卡 (100)

朱熹與先天學……………劉仲宇 (122)

對全真教心性學說的幾點思考……………鄭國強 (135)

從《磻溪集》看丘處機的苦修……………朱越利 (158)

道士傅金銓思想述略……………曾召南 (177)

內丹之丹及其文化特徵……………王家祐 郝 勤 (190)

- 論精氣神……………鍾肇鵬 (201)
榮格的道教研究……………王宗昱 (225)
-

道 教 考 古

東漢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

- 天師道的起源……………張勛燎 (253)
文物所見中國古代道符述論……………王育成 (267)
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考論……………劉昭瑞 (302)
一張新出土的明代鄂都冥途路引……………江玉祥 (319)
-

- 論道教對中國傳統小說之貢獻……………張振軍 (332)
道教與中國畫略論……………丁若木 (347)
論道教對宋詩的影響……………詹石窗 (374)
從《小山樂府》看張可久的道家
道教思想……………韋金滿 (387)
-

- 正一道音樂與全真道音樂的比較研究……………甘紹成 (402)
道教音樂特徵簡論……………蒲亨強 (424)
-

- 道教對雲南文化的影響……………郭 武 (438)
-

- 論《揚善半月刊》……………吳亞魁 (462)

道家與道教學術研討會紀要

1994年12月23—27日，香港青松觀道教學院、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在四川大學學術交流中心聯合舉辦了首屆“道家、道教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香港、臺灣和大陸的百餘名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四川大學宗教所所長卿希泰教授主持。

此次研討會由青松觀道教學院院長侯寶垣先生資助。八十高齡的侯院長還親率羅智光副院長及校董會董事韓輝南、蔡惠霖、陳霖生、麥子飛諸先生組團與會。侯院長在開幕致辭中說：“我中華傳統文化，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具有東方文明智慧之光輝。我們今次聚會，目的就在於將此文明光輝，加以承傳和發揚。”侯老先生以其弘揚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和對與會學者的殷殷厚望，拉開了會議的序幕。

會上，學者就道家與道教的關係進行了主題討論。過去，道家與道教的學術研究，處於一種專業分離狀態，道家指學者們口議心思的玄理，道教是教友們身體力行的修持。隨着研究的深入，學者們日益清楚地認識到，歷史上的道家與道教是密切聯繫着的。臺灣學者李豐楙指出，不宜印象地區別道家與道教。道教學者也讀老莊、注老莊，並將老莊義理實踐於修道之中。大陸學者盧國龍認為，道家與道教，從理論上講是理與教的關係，從歷史上看是源與流的關係。先秦道家創發的天道自然、天道性命，是道教所以立

教的“理本”；歷代仙真據其理旨以化俗度人，乃行教之事迹。理本乘教迹而顯，教迹因理本而彰。大陸學者王卡概括道家與道教的關係為“教無學不立，學無教不行”，道教若無道家的理念作指導，將處於迷信的低級水平，而道家若無道教在實踐領域的推廣，則將局限於少數知識分子之內而無廣泛的影響。可以說，學界的這一認識有力地促成了這次道家與道教聯席的學術會議。

道家與道教聯席召開學術會議，這在大陸、臺灣、香港三地區還是第一次。這也是此次學術研討會的一個顯著特點。

站在新的視角探討道家與道教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和地位，是此次研討會取得的重要成果。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百家皆偃旗息鼓，或從此湮滅不彰，或悄然匯聚於儒家的旗幟之下，唯道家昂然獨立，繼續展示儒家既不能包容、又不能取代的獨特精神價值。佛教傳入中國後，道家又與道教併力，成為儒釋道三教鼎立之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足。關於道家和道教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樹人教授說，儒家執着現實，道家倡導超越。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如果沒有執着現實的人文精神就不能生存；而如果没有超越的人文精神就不能發展。事實上，儒學在歷史上幾次受挫或陷入僵化而終能振興，重新發展，大都得益於道家之補，而有發展眼光的大儒能援道入儒，卻也是使儒學得到新的升華和活力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學教授陳鼓應先生認為，道家的意義在於它築造了支撐整個中國思想的哲學基礎：道家開拓了中國的形而上學致思路向；建構了中國第一個完整的形而上學思想體系；提出了中國思想中大部分最重要的形而上學概念與範疇。如果没有道家，中國思想將難出禮樂文化之樊籬，將長期停留在原始儒家僅矚目於政治倫理的水平。道家的玄思使中國思想具有了哲學的意味，因此以專業哲學的眼光來看，確實可以說道家是中國哲學的主幹。其他與會學者也從各自的角度對道家和道教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和地位進行了說明。例如唐明邦的發言《道家道教對中

國醫學、藥學、養生學的貢獻》；羅熾的發言《道家道教與中華民族精神》；王德有的發言《道法自然與國人的思維方式》；石衍豐的發言《道教的神靈崇拜與中國文化》等等。

此次研討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廣泛延請各地區各年齡層的專家與會。蕭蕙父、唐明邦、李德永等老一輩學者已年逾七十，而北大年輕的副教授王博纔二十多歲。儘管學術風格並不以年齡劃分，但老中青不同年齡層的學者在關注問題的角度、論述問題的方法上確有一定的差異。總的說來，老一輩學者功底深厚，“史”味較足，而年青的一代機智敏銳，“哲”思橫溢。研討會上多次出現熱烈辯論的場景。皆執着於真理，皆寄情於傳統，中華文化的道脈就這樣在一代代學人的學、問、辯、難中透迤伸延，走向未來。

此次研討會收到論文數十篇，這裏特選出有關道教的論文二十餘篇，作為《道家文化研究》的第九輯予以發表。此外還有關於道家研究的數篇重要文章，如蕭蕙父先生的《道家學風述要》、陳鼓應先生的《道家在先秦哲學史上的主幹地位》、劉笑敢先生的《老子哲學的中心價值及體系結構》等等，將刊載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

(陳靜整理)

道教的文化意義

羅智光

道教原出道家，道家始自羲軒，而伏羲、軒轅係我中華文化之祖，因此稱許道教是中華文化之母，並不為過。

論中華文化者，必推儒道二家，數千年來，二家之學術思想，孕育陶鑄我中華民族之精神生活、風俗習慣，以至歷史文化，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屹立世界上歷數千年而不替，更且化及鄰邦，為遠識者所固守發揚，察其所以，自有其真一不二之理存在。

儒道二家學術，名雖有別，理則相同，老子標榜“尊道貴德”乃言其大者，即《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乃首次之分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仁、義”教化天下，其“誠”、“正”、“修”、“齊”、“治”、“平”純為人世之學，對於天道，略而不詳，而老子則擬議伏羲、彌綸黃帝，以“道德”教化天下，雖簡短《道德》五千言，但已追原天地之始、揭明宇宙之理、證驗古今之變，首標“道德”、次言“仁義”，指陳禮樂之不足，載言刑政之過煩，其秉要執本，在乎性情之極致，其道始於身心，表現於家國，最終則修之於天下，故老子之學包括天、人。既入世亦出世，此於儒、道二家，同中求異之處。

老子洞明宇宙真理，悟出萬事萬物變化之規律，定名曰“道”，故言“道德”。孔子在老子後問道於老子，既明此理乃專用之於治世，故言“仁”；孟子繼孔子後，詳加發揮，故言“仁”

必帶“義”；荀子繼孟子後發“禮”以補“仁義”之不足；韓非學於荀子，知“禮”之不足範圍人心，故又言“法術刑名”，由“道德”遞轉而至“刑兵”，其源皆出老子。儒家之“五常”、“八德”，乃將老子之“德”字分目詳細演繹，“溫、良、恭、儉、讓”即老子之“慈、儉不敢為天下先”，足見儒家與老子相通。墨子之“非攻”、“節用”，蘇秦師於鬼谷稱“縱橫”宗“陰符”，亦不出老子疇範。其他如楊朱、莊列、關尹諸子，直承老子之學，更不待言。周秦諸子雖不盡出於老子，但亦不相抵觸，可云相通。後世道家融匯成五大派，均託始於老子，更足知老子與百家相通矣。

佛教傳入中國，任翻譯經文者，必通儒道二家，故多融入道家義理，加以修正、發揮，成為中國化。例如佛之“色空”即道家之“有無”，佛之去“六根”、“六塵”即演繹道家之“無欲”，佛之“妙常”即老子之“復命曰常”、“衆妙之門”，至如佛之“究竟涅槃”，道家更言之詳矣。佛教各宗派如融入道家義理者，定必盛行，就中最著者，如禪宗，此宗在印度幾無存在，而固守印度色彩者，則難推闡，可知佛亦與老子相通，但佛祇言出世，對於家、國、天下，貴乎擺脫牽纏，與道之入世亦出世，乃同中相異之處。

尤有進者，道學博大精深，希微玄妙，道籍浩如海，但宇宙真理，祇渾然一個，《老子》經簡略揭明，中國學者用以治世，而西方學者則用以格物，所以中國則道德倫理特精而西方則科學物理獨擅，然物理之學即探求萬物所含有之宇宙真理，如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之謂。如中國某學者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時發表演詞，承認成功獲獎，全得力於道家太極陰陽之理，所啟發所循理鑽研，並云現今丹麥一物理學家以太極圖作為族徽，以表尊崇。再者近世英國學者李約瑟畢生浸淫道籍，心有所得，寫成巨著，對道家推崇備至。宇宙真理無地域，無分古今，在乎學者之觀妙徼而識衆妙之門而

已。現世交通發達，天涯若比鄰，學術交流無時地之阻隔，冀望將來，道教文化之發揚，能使道學會通科學，作出驚世發明，普利萬民，光大玄門，更使中華文化，風靡萬方，中華民族卓立大地之間，億萬斯年有厚望焉。

大道隱顯，有其時、有其地、有其人，時逢否運，大道隱晦，則太陰純精昇，奸邪弼，賢良隱，而致龍蛇起陸，天地反覆，浩劫頻仍，曠古未見，今否極泰來，大道常顯，至陽真精降，賢良輔，奸邪伏，是得其時、得其地、得其人，道教之興起，乃順天而起，“執天之行”，無限前程，可為預卜，願與各位專家學者共勉。

作者簡介 羅智光，1916年生，廣東南海人。從事道教學術與實踐工作六十餘年，現為香港道教聯合會副會長，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副院長。

道教的文化根柢

陳 兵

與社會之轉型相應，中國文化，當前正面臨着一個轉型創新的新時代。在多元文化之共存互融、磨礱激勵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精神成果的精華，發展創造，形成應時適世、堪以振作國魂民心、引導中國盡快步入世界強國前列的民族新文化，已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大勢所趨。在熔鑄民族新文化的諸原料中，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是最為重要的。雖然那種“祇有傳統文化纔能振興華夏、拯救人類”的主張未免片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也不宜重彈，但中國傳統文化，必然要作未來民族新文化的根基，這是由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優勢所決定了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子在哪裏？為當今一些關心國家命運、民族文化的人們所探討的重要問題。弄清這一問題，的確有利於把握傳統文化的來龍去脈，形成清醒的民族自覺心。不少人認為，中國文化的根子在易學，或說在儒學或原始宗教。對此，魯迅先生早有答案，他在1918年致許壽裳的信中曾說過：“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魯迅所言“中國根柢”，當是指中國文化之根柢，為什麼說它“全在道教”？魯迅未作明確解釋，後人對這句話的理解也不大一致。筆者認為，這句話應從兩個方面去理解：第一，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唯一正統宗教，源遠流長，吸收凝聚了多家文化

營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會上有深遠影響。關於這一點，卿希泰先生在《試論“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一文中言之甚悉，本文無須贅述。第二，從魯迅先生議論中國歷史文化的一貫着眼點看，“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應主要指道教集中表現出中國文化的民族性格，尤其集中表現出民族文化心理素質的特點，表現出民族的優良傳統和“民族劣根性”，因而，從道教可直探中國文化之深根。本文擬就此略呈管見，求教於諸賢，以作引玉之磚。

任何民族的傳統文化，都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在歷史長河中由各種社會、文化因緣之波濤交相作用而流動變化的過程。若論其中較為穩定、最具惰性，最能反映其淵源所自、根株所在的東西，便要數民族文化心理素質了。海外有學者認為：民族文化心理素質對決定中國命運，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話頗發人深省。就像一個人，從主觀方面講，決定其命運的，主要是他的性格、智商和心理素質。正確認識自己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素質，發揚優良傳統，革治“民族劣根性”，通過文化建設、社會教育等途徑，鑄造出健全的新型民族文化心理素質，是振興華夏的重要基礎工程。就此而言，深入研究道教，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這是因為，道教總攝了中華本土最原始、最傳統的宗教信仰，而傳統宗教信仰，是民族心理深層景觀的表露，因而是正確認識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探索中國文化根柢的捷徑。

民族文化心理素質，一般說有人生態度、情感方式、致思途徑、思維模式、價值觀念等方面。通過道教這個窗口，可以直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素質的方方面面。集中表現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素質、民族性格、民族神魂的道教精神，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求道不已的精神

道教以“道”名其教，樹“道”為標幟，“道”被列為道教

徒歸依對象“三寶”之首，為道教最高信仰、道教教理之最高範疇，職業道教徒自稱“道士”、“道人”、“貧道”，道教徒互稱“道友”，道教宗教實踐被稱為“學道”，不同時代、不同風貌的諸多道派會合於“道”的旗幟之下而統稱道教，這一切，說明求道是道教的主體精神，“得道”是道教的理想境界。

從“道路”之本義引伸抽象而為哲學範疇的“道”，不僅為道教所向往尊崇，而且是先秦諸家幾乎都予以關注的東西，其淵源所出，遠在道教教團成立之前，是中華民族理性初熟階段對世界形成宏觀認識的重要表現。《左傳·昭公十八年》載鄭子產有“天道”、“人道”之分。《莊子·天下篇》以“道術”總括華夏古學，謂天下道術“皆原於一”，出於合政治、倫理、個人修養之道為一的“內聖外王之道”，後來被諸子百家分裂，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道家之學，特以“道”為綱宗，欲圖以一“道”統合百家學說，以一哲學之“道”一統政治、倫理、軍事、養生等枝末之道乃至精神超脫的出世之道。道家道論的成熟，表現出中華古代文化精英以其慧眼審視世界的一大特點：首先從宏觀着眼，從人與自然的根本關係着眼，把握能解決宇宙人生一切問題的大本——道，用莊子的比喻說，即掌握能“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中樞、樞機——“道樞”。道家一方面通過理性思辨，運用樸素辯證法，從世界萬物的現象中概括出道的規律和屬性，一方面又以“道可道，非常道”為以理性認識道的終極結論，認為常道不能僅以概念分別的理性思維方式去認識，須通過超理性的特殊認識途徑，用“致虛守靜”、“坐忘”、“守心”等方法去直覺。道家還把通過冥心無念“與道為一”作為解決人與自然根本矛盾、獲得絕對自由的大道。

道教關於道的思想，主要承自道家。道教教團成立後，道家道論便主要由道教所發揮。與道家一樣，道教也奉道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樞機，為“萬物之元首”（《太平經》），為“虛無之系，造化之

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玄綱論》），以虛、無、通等為道的基本屬性。道教從當時的思辨水平，對道論作了發揮，或從宇宙論、元氣論角度，將道闡釋為元氣、先天祖氣等；或從心性論角度，將道指為未經後天欲念污染的本來心、元神等。對體證道的操作技術，道教發展尤多，道教五花八門的修煉方術及齋戒儀範等，皆為體道、得道這一終極目的而設。

與道家論道以“內聖外王之道”為出發點不同，道教論道、求道，重在從人存在的根本問題、個人生命與自然的矛盾之解決出發，從生命超越的宗教性立場出發，重在追求長生不死、與道合一之道。道教對道的闡釋，也比道家之道多了些宗教色彩，如《老子想爾注》、《太平經》等，皆將道神格化，解釋為被神化了的老子——太上老君或道君。

道教確信道為解決宇宙人生根本問題的樞機，以得道為人生鵠的，表現出一種求道不已的精神。一代代道教徒以得道為人生終極價值，孜孜追求，矻矻探索實踐，為求道，他們寧願捨棄世俗的物質享受、功名富貴、天倫之樂，采藥訪道於窮山僻野，煉丹修氣於巖窟靜室，自甘於清貧樸素的生活而怡然自樂，乃至為道獻身，為求道而刻苦磨煉，主動忍受一般人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

道教繼承發揚道家傳統，尊道重道、求道不已的精神，通過特具民族風格的宗教形式，長期傳播於社會，對形成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質，尤其是溝通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國文化人、高尚之士歷來唯道是求的人生價值觀，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及從宏觀上巧握道樞的思維特點，偏重直覺體悟的致知途徑，無疑多分受惠於道家、道教。求道不已的精神，起着提高國民精神層次的積極作用，能針治因過度貪着物質生活而陷於庸俗低級以至腐化糜爛的民族劣根性。當然，畸重求道和個人永生，有忽視物質生產和社會羣體生活之弊；側重直覺冥思，有忽視邏輯理性之弊。這些缺陷，雖為儒學（重社會羣體生活）和佛學（重邏輯

思辨)所填補,但仍顯不足,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素質中不利於實現現代化的一面,需要引進西方文化予以補充糾治。

二、從貴生到長生不死的追求

注重現實人生,摯愛生活,是華夏民族從遠古以來便已成型的一大傳統。先秦諸子百家立言雖有不同,但無不以現實人生的改善為宗旨,以政治倫理中心之道為主題。中華民族這種摯愛人生的現世主義人生態度,在道教中有突出表現。

道教的核心信仰長生不死,便是基於珍惜人生的態度而建立。早期道書《太平經》倡導“重生”、“貴生”,認為天地之間“人命最重”、“壽為最善”,樂生惡死、貪生怕死,乃人的本性。並以陽尊陰卑之理,論證生重於死,活人重於死鬼,生前重於身後,號召人將關懷寄予現世的生存。珍愛人生,自然要不滿於人生之短暫,畏懼死亡之到來,為延壽長生而與自然抗爭。嘆惜人生短暫,“百歲光陰石火爍”,“百年彈指一聲中”,成為道教詩文中的主調,此中流露出的不是佛教式的揭露“有生皆苦”,而是對現實人生價值的肯定、欲永保人生幸福而不得的遺憾。追求長生不死,成為道教的顯豁主題,這在世界諸宗教中確是一幟獨樹。道教所說長生不死,雖有肉體或“陽神”飛昇天界仙境的超離人間的不死,但很多道教徒追求的,是肉體不死以永享人間幸福。《抱朴子·對俗》說:“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也。”集中表現了道教長生不死信仰的特點。儘管後來道教受佛教影響,愈來愈注重精神不死、陽神飛昇天界,甚至如全真道之否定肉體長生、肉體飛昇為“大愚不達道理”,但與佛教相比,道教還是相當注重現實,重視養生延命,道教在儒釋道三教中一直以擅長修身(保養身體)著稱。

為達長生不死,道教發明、實踐了成百上千種方術,從服食辟